

拉美文学流派的 嬗变与趋势

李德恩 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拉美文学流派的嬗变与趋势

李德恩 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955弄14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委党校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9 1/32 印张11 插页2 字数245,000

1984年11月第1次印刷

12,000册

929-8/I·1103

定价：16.80元

本书荣获“国家中华社科基金”资助

前 言

美洲是被误解的大陆，哥伦布曾误认为它是印度，故而把生活在这块大陆上的居民称之为印第安人。这种误解又变成了一种偏见：唯有信仰耶稣基督才有人类的光明。因此，在这块被征服的土地上矗立起神圣的教堂，十字架插遍了拉美各个角落。原大陆的土著人，在火与剑的胁迫下背起了沉重的十字架，凡与基督教义相悖的典籍、文献均被摧毁。然而，不可能千人一面，在征服者中一些具有人文主义思想的传教士和士兵，他们在印第安人的废墟上、在断垣残壁中发掘印第安人的文明，追寻人类进步的踪迹，被拉美人视为“圣经”的《波波尔·乌》终于重见天日，一些重要的典籍、文献得以保存，挽回了人类些许的遗憾。

西班牙征服者给美洲大陆带来了灾难，客观上又为美洲大陆引进了欧洲的文明，西班牙的政治体制、经济模式、生活方式、思维结构也全盘地涌入了这块被征服的土地。但是西班牙征服者没有料到他们在为自己制造掘墓人——在拉美土生土长的西班牙人：克里奥约。这些克里奥约在十九世纪擎起了独立的大旗，埋葬了他们祖先创立的丰功伟绩；西班牙征服者还为这块大陆输入了廉价的劳动力：黑人，他们曾经是奴隶，为开发美洲披荆斩棘，但他们的个性并未被消灭，相反，他们的文化在美洲大陆扩散、蔓延，伦巴、桑巴的音乐响彻整个世界。

印第安人被西班牙殖民者赶进了山区，他们虽然生活环境恶劣，但顽强地活了下来，他们的文化犹如石缝中的小草，在暴风骤雨中挺立；黑人被贩卖到沿海地区，沉重的奴隶劳动和非人的对待曾使他们抬不起头来，但他们从未屈服过，他们从非洲带来的文化依然保持它的魅力；作为征服者的西班牙，它的文化在拉丁美洲占据主导地位，具有强大的优势，但未必超越印第安人或黑人所创造的文明。因为每种文化都有自己的一套符号系统，具有各自的意义，并无先进、落后之分。所谓的先进或落后则是用人为的标准去判断一个国家或民族的优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用“欧洲中心”作为标准，把非西方国家或民族视为原始、落后的，似乎先进的欧洲有责任去拯救落后的国家或民族，为他们在美洲的殖民行径寻找借口。事实上，美洲大陆上的印第安人并不落后，他们创造的阿兹特克文化、玛雅文化和印加文化被公认为世界优秀文化遗产的一部分。他们在天文、历法、数学和建筑上取得的伟大成就毫不逊色于欧洲的文明，何以认为印第安人是落后、原始的民族！当今印第安人的落后，除了自然的原因外难道与资本主义为了财富的积累而进行疯狂的掠夺无关？！

这块大陆的主人印第安人、外来入侵者西班牙人和被作为奴隶贩卖来的黑人，代表三种不同文化的人种同处于拉美大陆这一空间，他们之间在文化上的差异必然会引起矛盾和斗争，尤其代表西方文化的西班牙人奉行文化上的沙文主义，排斥印第安文化和黑人文化。自从在拉美土地上诞生了拉美的西班牙人即克里奥约之后，这种西方沙文主义才有所改观。因为新生的克里奥约与印第安人和黑人一样面临本土的西班牙人的歧视和压迫，社会地位远不如本土的西班牙人，他们的命运和处境更接近印第安人和黑人，他们在生活习俗和思维方式上有更多的共

同话语，这就为他们之间的通婚创造了条件，产生了拉美新的人种：美斯蒂索人（白人与印第安人通婚）、穆拉托人（白人与黑人通婚）和萨姆博人（黑人与印第安人混血）。虽然这种通婚在西班牙征服者踏上这块土地之时就已经开始，但这与克里奥约和印第安人与黑人的通婚有本质上的不同，前者表现为征服者的占有欲，后者则是不同民族对文化的认同和融合。

西班牙的沙文主义曾使印第安文化陷于绝境、黑人文化处于灭绝的状态，严重阻碍了他们文化的发展，这种对文化的摧残在文学上的影响尤为突出。拉美各种版本的文学史都以印第安文学作为开篇，接着便出现了空白，不得不由西班牙殖民者代笔，他们的经历、耳闻目睹、书信被载入了拉美的文学史册，而拉丁美洲的真正主人——印第安人被赶出了文学的殿堂，失却了他们应有的地位，直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才出现描写印第安人生活的土著主义小说和印第安主义小说。虽然不同种族的通婚消除了民族的隔阂、文化的认同弥合了文化上的差异，但西班牙征服者造成的影响是深远的，即使在拉美各国独立之后这种影响依然存在。为了摆脱西班牙文学的束缚，拉美作家曾一度倒向法国文学，拉美的浪漫主义者和现代主义者曾以法国文学为创作的楷模，不少名作问世，但大多缺乏民族的个性和创作中的独立性，未能在世界文坛上占有一席之地。二十世纪初，世界文学思潮给在文学道路上探索的拉美作家带来了新的气息，法国的超现实主义、意大利的未来主义拓宽了作家们的视野，拉美的各种文学流派如创造主义、尖啸主义、极端主义等先锋派应运而生；还有些作家以大陆的现实作为创作的素材，形成了克里奥约主义、印第安主义、古巴非洲主义等不同的文学流派，这些文学流派不仅批判了拉美的社会现实，而且弘扬了各自

的民族文化。但这些文学流派局限于某一民族文化的描写，难以涵盖拉美整体的混合文化。四十年代的魔幻现实主义同拉美其他的文学流派一样植根于拉美大陆的现实，但它反映的现实生活更深入，更细腻。魔幻现实主义早期的作品描写对象是印第安人，赤裸裸地暴露他们的灵魂，他们的潜意识、非理性和独特的思维方式使现实变得光怪陆离，怪诞新奇，危地马拉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阿斯图里亚斯的《玉米人》对此有出色的描述。六十年代的哥伦比亚作家、另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已跳出了印第安人生活的圈子，着眼于拉美整体文化的描写。在《百年孤独》中，《圣经》中的伊甸园、偷吃禁果的亚当、摩西率族人出埃及、洪水浩劫和诺亚方舟、世界末日都依稀可辨，西班牙人的基督教世界观和印第安人的循环时间观融汇在一个家族兴衰的叙述中。魔幻现实主义是至今最能概括拉美混合文化的一种文学流派。

魔幻现实主义在六十年代乘“文学爆炸”的东风，风靡一时，独领风骚。八十年代后拉美作家不再沉浸于对现实的反映，而要把现实反转过来，看看现实背面的秘密。为此，拉美作家从不同的视角对现实作全方位的剖析，各种文学流派和与之相应的文学作品相继问世，虽然未形成“文学爆炸”那样的轰动效应，但对现实的探索更为执著、深刻，他们的作品具有前所未有的深度。当今的拉美作家将平静地冷眼观察世界的变化，以丰富的激情投入到文学创作中去，再创拉美文学的辉煌。

拉美混合文化具有强大的凝聚力，较少的排他性。因为混合文化的本身就是不同文化因子的组合，比较容易吸收外来的文化。拉美文学中各种不同流派的发生和形成，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对外来文化的借鉴和吸收，魔幻现实主义便是阿斯图

里亚斯将法国超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用于拉美现实的结果。可以这样说,拉美的各种文学流派是世界文学思潮在拉美的投影,世界上发生的各种文学现象都能从拉美文学中找到对应的东西。拉美文学犹如一块海绵,不论是清水还是浊水全盘吸收,尽管在拉美从未有人提倡去伪存真、去芜存菁的拿来原则,但拉美文学并未被其他文学所同化、所取代。拉美文学本身就有一种自我净化的系统,这就是作家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如果说拉美文学没有传统,这种作家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便是拉美文学的传统。殖民统治时期索尔·胡安娜的独立意识、新古典主义者贝约的为独立而呐喊、浪漫主义作家的为独立而斗争,无不是作家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所使然。当今的拉美作家关注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不仅视文学作品为揭露和鞭笞社会弊端的武器,而且直接参与政治,积极投身于政治活动,他们之中有不少人曾担任过总统、部长和驻外使节。只要作家的创作视角定位在他们出生的土地和哺育他们的人民上,他们就有拒斥外来糟粕的免疫力。毋庸讳言,在一些作家中出现了欧化的倾向,他们的作品民族气息所存不多,与欧美作家的作品相去无几。但综观当代的拉美文学,这类作品寥寥无几,远不是拉美文学的主潮。随着社会的进步、科学的发展,民族文化是否必然向西方靠拢,民族文学亦步亦趋于欧美文学,“欧洲中心”的幽灵继续在世界各地徘徊?然而,事实证明不同的文化只有融合、互补,才能共同繁荣;相互排斥、对抗只能两败俱伤。今天,任何一种文化企图鲸吞或蚕食另一种文化都是行不通的。从哥伦布于1492年发现新大陆到拉美诸国独立,西班牙在拉美统治了四百年,拉美的印第安文化和黑人文化依然故我,并未被西班牙文化所同化,相反与印第安文化和黑人文化融汇、共荣。就以

西班牙人而言，阿拉伯人在西班牙统治了八个世纪之久，最终还是被西班牙人赶出了伊比利亚半岛，保持了西班牙文化的独立性。当今的社会，民族主义似汹涌的浪潮，大有破竹之势，试图以一种“中心”文化钳制他国文化的发展，犹如螳臂挡车了。

……现实是产生文学流派的土壤，任何一种文学流派都是在现实的土壤中产生的。可以说有什么样的土壤便产生什么样的文学流派。现代主义最适合在资本主义的土壤中发生，魔幻现实主义只有在拉美的加勒比地区产生，“拉丁美洲所谓的魔幻文学，局限于加勒比地区和巴西这一非常具体的文化区……黑人奴隶无穷的想象力，跟哥伦布来到之前的土著无穷的想象力搀和在一起，然后又跟西班牙安达卢西亚人的幻想和加利西亚人对鬼神的崇拜混合起来。从这里就不可能产生不同于我们所面对的现实的现实，从这一现实也不可能产生不同于加勒比地区文学的文学。”^①拉美的其他文学流派的兴衰也由现实来取舍，适应现实需要的则昌，落后于现实的则亡，本书介绍的各种文学流派无不遵循这一规律或去或留，然而，文学流派的变换、更迭总是后者对前者的反拨，或补充，或发展。不过，拉美文学流派的嬗变不涉及拉美的混合文化是说不清楚的。

作 者

^① 转引自《百年孤独》中译本前言，吴健恒译，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目 录

前言.....	1
拉美文化与文学	1
拉美作家与社会.....	13
拉美文学嬗变的启示.....	35
拉美文学的美洲主义.....	48
拉美文学中的时间观.....	58
拉美作家对欧美文艺思潮的接受 ——论未来主义在拉美.....	70
拉美先锋派与欧美现代派.....	78
拉美文学的现实主义道路(一).....	88
拉美文学的现实主义道路(二)	103
拉美文学的现实主义道路(三)	110
魔幻现实主义小说的技巧与特征	117
魔幻现实主义与超现实主义	130
拉美新小说的形成和发展	139
拉美文学在后“文学爆炸”中的发展趋势	174
拉美现代诗人巴列霍、聂鲁达、纪廉	195
新古典主义	210

浪漫主义	219
自然主义	229
现代主义	236
鲁文·达里奥与现代主义	255
后现代主义	268
创造主义	281
尖啸主义	292
极端主义与马丁菲耶罗主义	297
克里奥约主义	305
地域主义	311
风俗主义	317
土著主义与印第安主义	323
古巴非洲主义	336
后记	343

拉美文化与文学

“在印第安人的庙宇上建起了天主教的教堂”，^① 形象地刻画了西班牙殖民者在拉美的战略：剑与十字架。用剑征服印第安人的肉体，用十字架统治印第安人的灵魂。剑使印第安人屈服了，不过时而又爆发反对殖民者的骚动，如著名的秘鲁马尔罗起义。然而，十字架却始终未能矗立在印第安人的灵魂上。在拉美，只要有人生活的地方便有殖民者的教堂，但这种教堂与西班牙本土的教堂已有所不同。在建筑教堂时，印第安的能工巧匠，在哥特式的尖顶或文艺复兴的圆拱大门的教堂里掺入了印第安人的风格——更甚于欧洲巴罗克的“印第安巴洛克”。教堂的建筑线条是西班牙式的，而它的装饰却是印第安人的。对此，艺术史家是这样解释的：“西班牙美洲的殖民地艺术远非西班牙形式在一个新世界纯粹的移植，是在许多方面对立的两种文明的组合。”

这两种文明的组合首先在人种的混合上表现出来。西班牙人去美洲探险的目的有三，其中之一便是对黄金、奴隶和女人的贪婪。为此，西班牙王室曾颁布敕旨，使西班牙人和印第安人的通婚合法化，以满足征服者的欲望。1514年1月14日敕旨规定：印第安男人和女人有与任何人结婚的完全自由，印第安人、我们王国出生的人、或在美洲出生的西班牙人都不得加以阻挠。

据说阿隆索·德奥赫德是第一个把印第安人妻子带回欧洲大陆的西班牙人。后来，伊沙贝尔女王准许西班牙人把印第安妻子带回西班牙或这个王国的任何省份。这便是1524年5月21日敕旨的内容。西班牙王室还多次颁发敕旨，赞许西班牙人和土著人通婚。这是因为一方面出自西班牙利益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环境所迫的不得已措施。在新大陆发现的三十年里，横渡大洋的女性不超过百分之十，未婚女性和婚后的单独女性都不准出海探险。男女比例失调，客观上促使西班牙人与印第安人混血。更为重要的是西班牙人本身便是一个多民族的混合体，闪米特人和长期统治西班牙的非洲人，意大利利古里亚人、凯尔特人、腓尼基人、希腊人、罗马人、犹太人都进入过西班牙，突尼斯人、埃及人、阿尔及利亚人和刚果、尼日尔的黑人也在那儿定居。所以，西班牙人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没有种族偏见和排他主义的可能性。他们在新大陆比较容易与印第安人融合。英国人在对待印第安人的态度上与西班牙人截然相反，他们采取种族灭绝政策，在北美的土地上重演白人间的斗争，建立一个单一民族的国家。这并不等于说印第安人和西班牙人的混血是完美的、和谐的，是在双方自愿的基础上进行的。恰恰相反，这种混血对印第安人来说是一种灾难，印加和阿兹特克的废墟便是西班牙人毁灭印第安文明的历史见证，史诗《阿劳加纳》是西班牙人屠杀印第安人的生动写照，西班牙神父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的《印第安史》是殖民者在拉美种种暴行的纪录。墨西哥著名诗人奥克塔维奥·帕斯在他的论著《孤独的迷宫》中称这种混血为“强奸的果实”，是殖民者征服拉美过程中的产物。尽管这种种族的混血是强制的、暴力的，但毕竟是另一种文化的种子撒

① 引自卡洛斯·马丁《西班牙美洲：神话与超现实主义》。

在这块大陆上，为古老的印第安文化带来了新的血液，“欧洲流浪的灵魂，与这块新的土地的联姻，它保证了一种新的精神、本身永恒的诞生。”^①

“欧洲流浪的灵魂”——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他们与这块土地上的印第安人混血后又与后来的黑人结合，拉美国家独立后又与欧洲移民通婚，在血液、五官和肤色上与他们原先的民族已毫无相同之处了。这个新兴的民族超越了种族的个性，形成了拉美“新的精神”，塑造了拉美民族的特性。在文学艺术上则表现为各种文学流派、风格的共存。《红色的长矛》的作者委内瑞拉乌斯拉尔·彼特里对此做了精辟的分析：“（印第安人的）巴罗克的气氛激起了阿斯图里亚斯和卡彭铁尔的语句，这种气氛又与浪漫因素、超现实主义的智慧、初民们魔力的引力结合在一起了。”因此，这种种族的混合，不仅“看不出不利的因素”，相反产生了一批彪炳拉美史册的作家、诗人、历史学家、语言学家。他们中最杰出的代表是秘鲁的印加·加尔西拉索·德·拉·维加，从他的身上可以看出两种种族基因所起的作用。他的父亲是西班牙人，母亲是印第安人。他深谙盖丘亚语和西班牙语，曾长期在西班牙生活，死于塞万提斯逝世后的第二天。他一生著有多部作品，《王家述评》是他的代表作，这部作品确立了他在拉美文学上的地位。他写这部作品的目的是：“普遍介绍我的祖国、人和目前并不富裕的民族”，“第二，写这部作品的目的和动机是纪念（体面地，至少适度地）英勇、伟大的西班牙人，他们用勇敢和军事科学为上帝、为国王、为自己战胜了那个富饶的帝国……”，“写这部作品的第三个原因是充分利用时间，不在悠闲中

^① 引自穆雷纳《美洲的原罪》。

浪费光阴。”^①正如作者所说，这部作品包含了两方面的内容：印加帝国昔日的荣耀；西班牙征服的“伟绩”。无疑，还叙述了印第安人被奴役的过程。西班牙人的征服与印加帝国的毁灭，这一事实本身便是水火不相容的。《王家评述》使不同质的、敌对的文明巧妙地统一和平衡。“人的相似性多于人的差异，这种差异在文化中的表现可以从每个集团的文化历史中得到证明。”^②西班牙人和印第安人的差异，在这两个“集团”融合过程中都顽强地表现了出来，首先是对事物认识上的差异：西班牙人把印第安人抽烟看作吸未烧透的木柴；印第安人则不明白人与马竟能连为一体，人还能从马上下来，一分为二！这种认识上的差异同样反映在建筑、文学、雕塑和音乐上，在语言上尤为显著。在拉美大陆上，西班牙语并不是印第安人自己的语言，用土著语言还是用征服者的语言来创作文学作品，这一直是缠绕拉美作家的问题。语言不仅在于表达，而且涉及文学题材的趋向，后来印第安主义小说的盛行正是这种趋向的发展。随着印第安文明的泯灭，这种差异逐渐缩小，但也未销声匿迹。“和墨西哥人民的任何接触，哪怕是转瞬即逝的，都表明了在西方形式下搏动着古老的信仰和习俗。”^③

印第安人的信仰、习俗、意识形态与当时文艺复兴后以理性主义作为判断、衡量事物标准的欧洲文化大相径庭，他们把现实看作梦幻，梦幻便是现实，亦梦亦觉，生活在神话的世界中。无意识、下意识、直觉、幻觉、甚或迷信是他们解释自然变故的思维方式。对此，作家马里奥·恩里克·鲁伊斯做了生动的解释：“以

① 引自印加·加尔西拉索·德·拉·维加《秘鲁通史》。

② 引自1950年7月18日在巴黎发表的乌内斯科的宣言。

③ 引自奥克塔维奥·帕斯《孤独的迷宫》。

食其自身尾巴为生的蛇,形成人与社会自主的圆圈、一个整体的圆圈。在这个圆圈里,集体意识还不很清晰,生活和日常活动的方法都储存在自己的下意识里。”虽然西班牙人和印第安人在意识和心理上存在着差距,这种差距甚至是不可弥合的,但在某些方面却有着奇特的相似之处。“黄金国”、“青春泉”是印第安人梦幻中的现实,但西班牙人从印第安人的这种现实中找到了自己的梦。他们在新墨西哥印第安人集结的地区里,证实了中世纪有关“黄金国”的传说。佩德龙·马丁在给庞波尼奥的一封信中是这样写的:“令人赞叹的房子,庞波尼奥。人们在地面上找到了本地的粗金沙,这些金沙是这样的重,以致都不敢说出口来。人们还找到二百五十盎司的金沙,还想找到更大、更多的金沙。土著人得知我们非常看重黄金后,用手势向我们指点。”从希腊、罗马到中世纪骑士们梦寐以求的“青春泉”、“长生不老水”在美洲的比米尼泉和佛罗里达河发现了,这些圣水,据古巴和埃斯帕尼奥拉的印第安人说可以使老人恢复青春。西班牙人在美洲找到了欧洲神话的归宿,哥伦布认为《创世记》提及的天堂之河是美洲的奥里诺科河,柏拉图的阿特兰蒂达存在于美洲。两种不同文化的不同神话在美洲的土地上不谋而合,所不同的是欧洲人带着宗教的神秘主义来到这块大陆,他们看到的是与欧洲迥然不同的现实、乌托邦的现实。而印第安人生活的神奇现实,“正在逐渐演变为真实的现实,神话的空间变成可计量的地理空间。总之,物质的宇宙将出现在梦幻和神秘的果核中”。^①

印第安人非理性的思维方式和欧洲人的理性思考,在拉美处于同一时空中。“美洲是不同时期共存的大陆。在这块大陆里,二十世纪的人可以向四世纪的人伸手,可以向如同没有报纸、没

^① 引自阿列霍·卡彭铁尔《探索与差异》。

有通讯的居民伸手。比这个时代更近的 1850 年的浪漫主义与现
代主义同时存在。”^① 不同时代的人在拉美可以找到共同的语
言,理性与非理性、现实与非现实同时并存。因此,在拉美,历史
不仅仅是理性的思索、现实的反映,而且是更深层面的非理性和
非现实的表达。“我们生活在历史里,创造历史。当我们生活在
历史里的时候,我们是这样解释历史的:我们每个行动都是一
种符号。我们生活的历史是一部作品,在这部可见历史的作品
里,我们应该读到不可见历史的变形与变化。”^② “可见历史”与
“不可见历史”的综合,外在的“符号”与内在的“变形和变化”的
统一形成了拉美文化的思维结构。在文学上,反映这种思维结
构的便是具有拉美特色的魔幻现实主义和“神奇现实”。现实主
义通过人们的活动——符号,客观地描述现实的外部形态,谱写
一部“可见历史”、有形的历史;魔幻作为印第安人的深层意识,
存在于不同地区、不同部落的印第安人的神话、传说、信仰、礼仪
之中,是“不可见历史”、无形的历史。大自然的变化无常,神秘
莫测,捉摸不定,影响了印第安人的心理和精神活动。在印第安
人的心目中,无生命的自然是一部有生命的史诗,这是印第安人
魔幻意识形成的重要因素。这种“可见历史”与“不可见历史”,危
地马拉著名作家阿斯图里亚斯称之为“真实现实”与“魔幻现
实”。此外,还有第三种现实即融合“真实现实”与“魔幻现实”的
印第安人现实。“魔幻现实主义确实与印第安人的原始思维有着
直接的关系。印第安人以想象来思考问题,看不见发展过程中
的事物,而是把事物带到另外的领域。在那些领域里,现实的东西
消失了,出现了梦幻;在那些领域里,梦幻的事物又变成了可

① 引自阿列霍·卡彭铁尔《探索与差异》。

② 引自奥克塔维奥·帕斯《信后附言》。